“双循环”

大家好，

我们小组发言的主题是世界经济的双循环趋势。

我们知道，历史上，世界经济曾出现过单循环结构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以前认定世界经济是一个由中心部分与其他边缘部分相互响应构成的单循环经济体系。该体系是以美欧为中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边缘的经济体系，该体系曾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势，并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对业已复苏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这个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其正常发展会带动外围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正常发展;当其陷入经济衰退或危机时，则会影响到外围世界国家或地区经济。而亚非拉国家长期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自主独立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国际社会分工和产业链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是传统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引致的全球经济失衡结构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各种危机的一再发生以及长期低迷表明，这一结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耗尽，需要一种能够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结构。这一结构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世界经济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结构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在经贸、国际政治方面都有其逻辑。

首先，随着科技的应用以及产业结构的演进，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逐渐发展，逐渐产业空心化。其次，新技术并没有立即给十分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带来好处，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倒退的状态。

随着时间推进，发达国家主要提供的服务与部分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需求脱钩，而且后者对于前者商品的消费能力自然不高，因此这两个国家群体之间的经贸交流受到现实的限制。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崛起，给前述的两种情况的国家带来了解决方案。这样的新兴国家通常拥有需求多元、体量庞大的消费人群，且资本充裕，可以为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提供市场。同时，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可以对标落后国家的基础建设、商品物资需求，与他们开展经贸交流。于是，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逐渐形成，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与新兴的制造业大国频繁进行经贸交流，而两者之间的直接合作变少。（据统计， 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中，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比重达到51.6%，首次超过50%；2012年底，全球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占全球GDP总和第一次超过全球GDP的50%；2012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全球GDP增长率为3.5%，发达经济体预计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5.5%，）

双循环的关键在于新南南合作，之所以称其为新南南合作，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位置大多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分，而在过去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一直受西方主导，合作进展缓慢。直到以中国为首当南方国家崛起，南南合作才有了新面貌。它的出现是由于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有很多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是互补和相互拉动的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长期发展的外部条件。并且，中国可以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工业化初期增长和乡村社会重建发展的经验和适用技术。受此影响，亚非拉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大为改善，并得以开始推进自身工业化发展，加入到所谓“新工业化”的浪潮中去，靠知识经济与信息化，为本国经济提升活力，并增强联通，缩小差距。

反过来，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发展进一步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在推动亚非拉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同时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断地为亚非拉提供着中国制造。亚非拉对中国制造品的需求为中国提供了广大的市场，能够促进中国实现自身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既然新南南合作是一种双赢，那么怎样将它变为现实呢？突破口之一便是一带一路的建设。

新南南合作框架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中国成熟而且相对过剩的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战后第六次国际产业转移的高潮；二是工业化程度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利用海外直接投资实现自身工业化。这两个任务的完成，都涉及到国际产业转移与合作，而产业转移的前提之一又是基础设施的先行发展。

“一带一路”的“建设基础设施先行”的实施规划，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考虑，它既符合实际又不失可操作性。首先，沿线大多数国家大都是工业化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面临进一步发展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本身又缺乏资金、技术和产业发展经验。这些情况与中国欲将部分成熟产业转移至海外的需要不谋而合。中国欲转移出去的产业，从行业特点、先进程度、要素密集程度等来看，都比较符合沿线国家的需要。其次，中国不仅有产业转移的需要，而且有产业转移的能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及其配套产业发展程度完全能满足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需要，而且中国的投资经验、管理经验都比周边国家丰富，恰好符合他们的需要。由此可见，一带一路作为联系各国发展的纽带，其巨大作用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南南合作的众多案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两者的经济贸易呈现迅速上升趋势。东南亚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2019年1月份以来，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彰显了双方合作活力。中国与东盟经贸互补性强。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带来了有关地区产业链的破坏。面对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企业积极调整经营战略和策略，利用各国贸易政策，加大投资合作，开发经贸互补性，共同拓展国际市场。

双循环对世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首先，双循环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中国成熟而且相对过剩的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腾出空间和资源重点发展新兴产业，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又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转型带来了新的可能。而中国的产业成熟程度，投资经验，管理经验等方面都比周边国家领先一步，一带一路建设所要求的基础设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

其次，双循环对世界经济也有重大影响。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双循环体系中的位置极为重要，它们像一条纽带，联系着两个循环，使他们不再是封闭的，而是立体的，多孔的，同时它们充当着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缓冲带，既防止了资本的极端累积，又缓和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它们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参与者。而且双引擎意味着当一个引擎失效时另一个引擎还能维持运行，这降低了突发状况的危害性，对整个人类无疑是有利的。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实现全球经济平衡，解决长期存在且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将大大改变过分依赖于欧美市场的贸易结构，大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多元平衡发展状态，从而加速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新秩序的建立。

正因如此，双循环的前景非常广阔，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中国对资源和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将持续30年以上。据估计，中国城镇化在未来10年可拉动40万亿元人民币投资， 同时，中国离世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双循环的世界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间稳定持续，它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发展，将为世界经济格局带来深刻变化。

综上所述，从中国的立场看，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的经济循环，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是中国在现有世界经济结构下所扮演的主要国际经济角色。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将是未来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趋势，也是通过对外经济战略促进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应通过支援等各种形式参与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设中，使得落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因为合作项目而进步，使这些国家与本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彰显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获得实实在在支持。

当然，在与亚非拉国家积极开展合作的同时，我们仍应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并不乐见中国成为团结外围国家进步的力量，因为这减少了它们对利益的汲取，它们势必会阻挠我国的规划与行动，而且中国在经济实力崛起的同时，必将谋求国际事务的更大的话语权，这些都意味着矛盾不会消失。双循环的建立与维持将是艰巨的任务，而正是由于使命的重大性，我们才更要不畏困难，尽全力完成我们应该做的。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形策3组

2019年12月6日